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天女杰

冯嫄

童马著

西域烽燧

系列小说

XIYUFENG SUI XILIE XIAOSHUO

西天女杰

冯嫫

童马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天女杰冯嫫 / 童马著. — 2 版. — 乌鲁木齐: 新疆
青少年出版社, 2006.5
(西域烽燧系列小说)
ISBN 7-5371-4318-8

I. 西... II. 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327 号

西天女杰冯嫫

童马 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电 话: 0991-2334305(编辑部)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印 张: 7.25 插 页: 7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8 千字 印 数: 2000-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71-4318-8
定 价: 18.00 元

新青少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梗 概

冯嫽以妙计追杀匈奴伏兵时智救乌孙大将，二人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冒生死之险身入叛军虎穴智斩凶顽，瓦解敌军。以非凡的韬略清除内奸全歼敌军。她不仅是女外交家，而且也是卓越的文武双全的女军事家。小说蕴含着历史见证的寓意。

策 划 韩全学
责任编辑 韩全学
杜芳清
责任校对 宿秀芳
封面设计 吴 晨
版式设计 侯志伟
插 图 褚晓莉



目 录

西域烽燧系列

- | | |
|-----|--------------|
| 1 | 第一章 声声霹雳剑穿心 |
| 11 | 第二章 燕雀安知鸿鹄志 |
| 21 | 第三章 可怕的密杀阴谋 |
| 31 | 第四章 剑光中活口难逃 |
| 39 | 第五章 不惧生死入虎穴 |
| 47 | 第六章 智杀武夫除奸佞 |
| 58 | 第七章 红颜弱女欲跳楼 |
| 66 | 第八章 巧设计谋关杀手 |
| 75 | 第九章 追索证据除奸宄 |
| 84 | 第十章 用心险恶巧选美 |
| 94 | 第十一章 君王难过美人关 |
| 102 | 第十二章 腥风血雨使奸计 |
| 111 | 第十三章 巧夺京城困君王 |
| 121 | 第十四章 一计诛杀五万军 |
| 131 | 第十五章 暗救国王巧夺城 |



- | | |
|-----|---------------|
| 141 | 第十六章 奋不顾身追大奸 |
| 152 | 第十七章 智夺宝物灭贼寇 |
| 162 | 第十八章 智勇双全擒活口 |
| 170 | 第十九章 酒宴之中开杀戒 |
| 182 | 第二十章 绝色美女显原形 |
| 191 | 第二十一章 乔扮牧人使骗术 |
| 201 | 第二十二章 高楼之上剑无情 |
| 213 | 第二十三章 风云变幻结良缘 |



第一章 声声霹雳剑穿心

在汉武帝刘彻通过和亲手段联合西域乌孙国抵制匈奴顽固派来犯之时，降生了一位堪称巾帼英豪的女子——冯嫽。

出身低微的冯嫽，由于长得精悍昳丽，聪慧机智，气质不凡，从小便受人们的喜爱。在一个偶然围猎的机会，她随同其母服侍楚王刘戊之际，被楚王刘戊相中，带回赏给他的孙女解忧公主为侍女。

冯嫽，有许多奇思幻想，在其母的开导下，她从小知晓了曾为武帝出使西域历经艰险的博望侯张骞的崛起和作为；了解了曾为汉武帝出兵讨伐匈奴而取得赫赫战功的卫青和霍去病大将军的身世，记住了这两位大将军都是奴隶出身，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气馁而沉沦，相反的是他们从小就苦练武功，力争脱颖而出，终于被汉武帝刘彻看中，委以重任，屡建功勋，成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

悟性极强的冯嫽由于受到这些启发教育，便将自己的卑微出身忘到九霄云外，从小开始便苦读经史，钻研各种古籍兵书，习练剑术，操练武功，一心想想要成为一个超凡脱俗的侠女。

自从做了解忧公主的侍女，她更是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除了时时陪伴解忧公主外，一有空闲便忙里偷闲地读书练剑。



解忧公主眼见这样一位侍女，非常喜欢，将自家的各种书籍拿给她看，并指令她的教书老师教诲这位勤奋不倦的侍女。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和睦的相处，解忧渐渐忘记了冯嫫的低微身份，感情越来越深，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于是有一天解忧忘情地对冯嫫说：“以后你不必以侍女之礼对待我，你做我的妹妹如何？”

冯嫫听到这样的话，从心眼里高兴。但懂事的冯嫫此时毕竟知书达礼了，耳闻目睹的事也多了，知道宗法礼教的森严，明白主婢界限分明是不容混淆的，于是便轻叹一声说：“公主的深情和提携我心领了，我为能有你这样一位尊贵的姐姐而深感自豪。但我出身低微，妄自尊攀，让楚王知道了，惹他老人家生气，我担罪不起。”

解忧听她如此一说，故意沉下脸来，不高兴地问道：“莫非是不愿意做我的妹妹吗？”

冯嫫立即跪在解忧面前，垂泪回答：“我做梦都想称你为我的姐姐，但我怕楚王，怕……”

不等冯嫫说完，解忧立即扶起她，并搂住她的脖颈，柔声说：“你不要怕。我明白你的想法，你绝不会玷污我家的门第，也绝不会有损于我的身份，你也绝不是有意攀附王侯的高枝玉叶。这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你千万不可有这种顾虑。至于你怕楚王生气，你怕众口毁谤，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你不必耿耿于怀，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说完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之后，解忧掏出丝帕，擦去冯嫫脸上的泪痕。

冯嫫被深深地感动了，她拉住解忧的手，深情地说：“姐姐！我的好姐姐！从今以后我定会成为你的好妹妹。但我有个要求，为了消除楚王的误会，为了照顾众侍从的口实，免生意外，在公开场面上，我还是称你为公主，你依旧唤我的名字。但在我心里，我永远把你当成我的知心姐姐，服侍你一辈子。”

解忧拉住她的手，心事重重地说：“我的好妹妹，你的顾虑太



多了,这也不能怪你。我尊重你的意见,总有一天,我会说服楚王,让你解除这一切令你忧虑的心病。”

冯嫫激动不已,两眼闪着泪花,紧紧地抓住解忧的手,刚要表示致谢的话,却传来一声催促的话:“冯嫫!快舞剑,时候不早啦!”二人不禁一愣,急忙向门外望去。

那急切呼唤冯嫫的是门外廊下栏杆上的鹦鹉,它此刻学着平时解忧呼唤冯嫫的话语,提醒冯嫫舞剑的时间过了,催她快快舞剑。

这只善于学舌的鹦鹉,平时最爱看冯嫫在院中练剑舞拳,此时它感觉时间已过,还不见冯嫫的身影,便在急切盼望中发出督促的呼声。

鹦鹉的叫声把这两位少女从屋子里牵出来了。由于解忧也想跟这位剑术大有长进的“妹妹”及早学会全套击剑之术,便递给冯嫫一柄剑,而她自己握着另一柄剑,在冯嫫的指点与示范下,双双对舞起来。

剑术要道冯嫫已是早就娴熟自如了,她不仅对解忧讲说套路,令她牢记于心,而且通过对舞令其操练生巧。她对解忧说:“击剑招数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技巧,全在于用心化解,形成自己的神技。虽说花样繁多,各有千秋,但总的规律仍在于速度与劲道。所谓‘神速取胜,剑劈五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人舞了一个时辰,停下来休息了一会,便坐在院中一棵合欢树下的两个石墩上,展开棋盘,对弈起来。

两人正对杀得起劲,忽听侍卫一声报:“王爷驾到!”二人抬头向院门看时,却见楚王在侍卫们簇拥下跨进门来。

冯嫫赶忙收起棋盘与棋子,垂立一旁。解忧迈向楚王,边施万福之礼,边开口说:“见过爷爷!”机敏的冯嫫随后立即跪在地上,口称:“参见王爷!”

身材高大的楚王刘戊虽说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两目放光。唯有那清瘦的脸庞透出几分愁云。



刘戊让冯嫫站起后，对自己的孙女解忧说：“近来你都干什么呢？”

解忧回答：“除了看书作诗以外，我又学会了画画、弹琴、弈棋、舞剑。”

刘戊顺口说：“琴、棋、书、画，乃我刘氏宗亲之女必精之术。只是这剑术之门，高深莫测，又无名师指点，你怎么学的？”

解忧笑指冯嫫：“名师就在眼前。”

楚王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看我这记性真不好。当初带她进府时，还是我说的，冯姑娘的剑术不错，日后多向她学学剑术，也好防身健体，总是一桩美事。今日我倒忘了。老了！不中用了！”

解忧听后，边笑边对冯嫫做个鬼脸。冯嫫笑嘻嘻地说：“我亲眼看过王爷的剑术，那才算上乘呐！”

楚王听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唉！老了，不比当年啦！如今的朝廷，暗箭伤人啊！”

解忧从楚王的哀叹声中似乎听出有什么不祥之兆，又从他的布满愁云的脸上看出他有满腹的心事。于是她向楚王走近一步，以试探的口气问道：“爷爷，你为什么不愉快，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难道孙女儿又有什么惹你生气的地方吗？”

楚王听后，一阵心酸，不由滴下几珠热泪来。

解忧立刻慌乱起来，赶忙扶他坐在树下的石墩上。冯嫫快步进屋为楚王沏好一杯香茶，放入茶盘，端来后放在楚王面前的石桌上，让他喝。

解忧安慰楚王后，又一次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楚王沉吟有顷，一声长叹，凄哀地说：“今日早朝完毕后，皇上留下我，谈了一些政事之后，说晋封你为皇室的公主。”

解忧大惑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

楚王看了一眼解忧，悲伤地说：“这是我刘门的不幸啊！一定是有人暗中捣鬼，与我作对，借以报复。刘氏宗室的女儿被皇上晋封公主，向来就不会有什么好事的。皇上为了联合乌孙国挟制



匈奴的顽固派，已经决定和乌孙和亲，让你远嫁乌孙王做他的夫人。”

解忧听后一阵头晕，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皇上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孙女？”

“这还用问？”楚王皱紧眉头，不悦地说：“定是那和亲老儿，看我不顺眼，暗中奏本，供出了你。”

“爷爷！我是不去的。我绝不远嫁乌孙国，我绝不离开你呀！”解忧说着一阵晕眩，眼看就要栽倒在地。

正当解忧被楚王的话惊得即将晕倒在地的时候，冯嫫敏捷地扑上去抱住解忧，才没有使受惊的解忧倒在地上。

楚王眼见孙女忧愤昏厥的样子，心里十分着急。他一边安慰着孙女，一边让冯嫫把她扶回卧室。

这时的楚王已是满面泪痕，他在心里责怪皇上无情无义。他暗骂和亲老儿暗做手脚，让他骨肉相离。

此时听得一声报，众侍卫拥着皇上的使臣李志相跨进府门。

“圣旨到！”李志相进门后面对楚王大声传呼。楚王听后立即跪倒在地，同时赶忙擦去脸上的泪珠。

传呼声把半昏迷的解忧惊醒过来。她扭过身怔怔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楚王，不觉一阵心酸。

冯嫫怕落个抗旨不尊的后果，但又不愿意跪在地上受罪，悄悄嘱咐着正在犹豫的解忧，加快脚步进入走廊，闪进屋门，隔着窗户暗听消息。

只听得李志相宣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封楚王孙女解忧为公主，应乌孙国昆莫和亲之求，许配乌孙昆莫为夫人。即日送亲完婚，不得有误！切切钦此！”

楚王刘戊接过圣旨后，从地上站起来时打了个趔趄，摇晃着几乎跌倒。李志相赶忙上前扶住，好言劝慰。

李志相在朝为官还算正直，平时与楚王关系相处不错。他虽然同情楚王，但事到如今碍于皇上的威严，也只好这样。

皇上知道他们的关系融洽，料定李志相的出面有助于此事



的顺利进行,才派他捧旨前来撮合。这就是汉武帝的明智所在。

当公事例行完毕之后,楚王从恍惚中站稳后,当即毫无拘束地请李志相到客厅饮茶。

楚王为了让解忧更清楚事件的情况,征得李志相的同意后,便叫冯嫫把解忧扶过来。解忧在冯嫫的搀扶下,走进来向李志相行过礼,便坐在楚王的旁边。

冯嫫为他们端来水果、点心等精美的小吃,又为他们每人沏了一杯香茗,便站在一旁。解忧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看看楚王,楚王并无反对的表示,她也就悄然落座。

楚王极其伤心地说:“我的孙女解忧自寄养我府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她的父母远在异乡,自顾不暇。加之朝廷有人陷害,他们只好安居避祸,很少进入我府。所以,这照顾孙女的义务只好落在我的身上。自王妃归天后,我和解忧相依为命。我如今老了,活不了几年了,更感到一刻也不能离开她。如今解忧长大了,出落得如花似玉,令人垂羨。可是好景不长,猛然间皇上要让她远去乌孙,嫁给异国昆莫,我怎能放心来?朝廷多陷阱,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风波十分险恶,令我不安。自从皇太后内宫事变发生后,我被牵连,几乎丧生。自那以后,我谨慎小心,安度晚年,从不多事。不幸的是我的王妃离我而去,使我更感孤寂,唯有这孙女才是我的精神安慰。想不到她又要奉旨离我远去,这怎么让我想得通啊!”

楚王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哽咽不语,老泪横流,引得在场的人也不禁抽咽起来。

解忧见楚王如此悲痛,如此垂泪,于心不忍,急忙强压满腹怨情,擦去脸上的泪珠,装出一副豁达的神态,一边为楚王擦拭眼泪,一边劝慰,让自己的爷爷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解忧怕楚王太过悲痛,一蹶不振,极力宽慰。然而带愁劝泪人,越劝越伤心。爷孙二人竟然抱头痛哭起来。

面对两位断肠人抱头痛哭不已的惨景,冯嫫实在忍不住了,她不停地哭着,劝着,一心想把这一老一小分开来,好让他们静



下心来,免去伤身的痛苦。

但是没有用。她只好以目求助李志相想法劝阻。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李志相毕竟见多识广,他擦去脸上的泪痕,不动声色。待冯嫪情急无奈,再次要他设法劝阻时,他却轻轻地对冯嫪说:“你别急,让他们哭个够,等怨气出完了,苦水流够了,再劝不迟。不然他们憋在心里不好受,说不定还会憋出病来。”

冯嫪觉得他的话有道理,要想劝哭,首先自己不哭。于是她止住哭泣,悄悄地在李志相的耳朵边说出几句话。李志相颌首示意,表示照办。

眼看他们哭声渐弱,李志相站起来往门口走。冯嫪情急大喊一声:“王爷!李大人要走啦!快起来送送。”

楚王一听说李志相要走了,立刻站起来,止住哭泣,说:“李大人慢走!”

李志相停在门口不动。楚王赶忙走过去,挡住李志相,往座椅上让。李志相扭头回身,望着冯嫪,示意她的主意好。

解忧也慢慢止住悲声,边擦眼泪,边让李志相就座。

一场伤身的恸哭总算结束了,冯嫪的心也就放宽了。看到李志相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她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赶忙又为他们沏上新茶。

李志相眼见情势缓和了,放下心来,呷口茶,润润嗓子,对楚王说:“请王爷和公主不必太伤心,保重贵体最好。此事依我看利多弊少,应该往好处想,不可想得过于可怕了。想的和现实毕竟不太一样啊!”

楚王依然悲愤地说:“这都是和亲老儿楼敬出的坏点子。和亲挨不上他的女儿孙儿,倒让刘氏宗室的女儿们远嫁异国,到时吃尽苦头不说,或身遭不幸,或去向不明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匈奴中的言战派、顽固派视和亲当儿戏,翻脸一句话,说犯就犯,照打不误,依旧是兵祸不断,和而不亲,枉送公主,令人心寒啊!”

李志相曾为尚书侍郎,专门掌管外事事件的文案,对于这类事件的始末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胸有成竹地说:“想当初我朝



立国伊始,内乱尚存,外边不宁,尚须振兴。而当时的匈奴恃强凌弱,好战成性,不时侵扰我朝,以公主和亲图谋安宁,出于无奈。匈奴中的野心家得寸进尺,以力和亲,不是以亲 and 亲,所以和亲的结果往往难以阻止不羁之徒的继续入侵。正因为如此,皇上振兴武备,狠下决心,派卫青和霍去病一举打败了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劫难,终于沟通与西域三十六国的贸易往来,孤立了匈奴。如今的形势与往年大不一样。”

楚王刘戊心有不平地说:“既然今非昔比,内外安宁,为什么还要以宗室的少女外嫁和亲呢?”

于是李志相便将汉武帝的想法与做法不折不扣地和盘端出,借以打动楚王的心。

李志相作为朝廷重臣,接受了汉武帝要他劝说楚王从嫁孙女的任务。事关国策,如果不能如期说服楚王和解优遵旨行事的话,那么皇上必然迁怒于他,必然怪罪于他。那样以来,他不仅显得无能,还会导致自身的不幸。于是他跳出感情用事的小圈子,以理智的雄辩把问题的实质极力说透说深。

由于汉武帝不停地出兵追击,使匈奴一蹶不振、大伤元气,不敢轻易进犯西汉边境。然而为了扩张势力,匈奴对西域各国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段。一方面拉拢西域各国,一方面又以武力征服弱小国家。汉武帝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孤立匈奴,进而达到挟制其东山再起的目的,护卫西域三十六国不受其侵犯,必须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令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不仅维护了西域各国的利益,也同样保障了西汉边境的安宁。在西域诸国中,乌孙的兵力最强,约有十多万精锐善战的骑兵,如果与乌孙联盟,则匈奴更不敢贸然进犯。为此才将和亲摆在重要的地位。

李志相讲完关于和亲的宗旨后,楚王刘戊流露出茫然的眼光。他又问:“谁能保证乌孙王娶了我刘氏宗亲的姑娘后不变脸为敌呢?”

“是呀!那时动起干戈来,受害的还不是我们这样远嫁出去



的女子吗？”解忧热泪盈眶地说。

李志相说：“乌孙不比匈奴。它虽然在西域三十六国之中国力最强，但比匈奴还是差得远。它怕匈奴进犯，一心想和我朝结盟，得到支持，也好和匈奴对抗。所以，这是乌孙的形势决定了的，它与我朝的和亲出自一片真诚。”

接着李志相又着意提出，乌孙国如果能与我朝结成甥舅之国，那匈奴就不敢贸然侵犯乌孙。为此，乌孙主动并急于要和汉朝和亲。

他看看楚王并不动容，又进一步讲述了乌孙求亲的事实。

他说此次乌孙求亲与以往和亲大不一样，有着根本的不同。乌孙来了三百多人的求亲人员，带来许多礼物，光骏马就有一千多匹，作为求亲的聘礼。这些马都是最好的太极马，号称天马，是皇上最喜欢的宝马，天下少有。

他又说乌孙的使臣和随行人员已经到长安一个多月了，他们对汉朝非常敬慕，觉得处处都好，各方面都值得他们学习。他们说乌孙昆莫决定和亲之前，就已经在乌孙的赤谷城里为未来的夫人修建起一座崭新的宫殿，宫殿的外形式样和宫内的一应设施、屋宇布局全都和汉朝的一样。

他还说乌孙的所有来人都住在长安的上林苑，当今皇上派出不少翻译亲临上林苑教他们掌握汉语文字和口语表达能力，教他们掌握汉朝礼仪并熟悉汉朝人的生活习惯和服饰打扮。与此同时，皇上又派出几百名年轻人到上林苑向人家学习乌孙语言，以便将来更好地交流。乌孙昆莫主动提出公主嫁过去仍然和汉人住在一起，起居饮食和着装打扮仍旧保持汉朝人的习惯。乌孙昆莫也在学习汉语，表示极力做到和公主心仪相通。

李志相把情况介绍完，再次征询楚王的意见。但楚王摇着头，不做肯定的答复。当李志相再三追问时，楚王突然问道：“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让皇室的女儿去嫁？为什么偏偏相中我的孙女，这公平吗？再说那乌孙昆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年纪有多大？”



一连串的问题都是些实质性的问题，李志相也感到很敏感，很难解答。他想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是否应该说谎，编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再把乌孙昆莫美化一番呢？

他想来想去，觉得不妥，于心不忍，一旦事情的真相败露，岂不引火烧身，落个欺君之罪，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他以饮茶为由，默然不答，借此回避这些令他为难的问题。

楚王眼前虽然被朝廷冷落在一旁，仅以刘氏宗亲的身份享受皇恩俸禄，但他无时不在关心当今皇朝的内外大事，对于朝政的微妙变化无不关注在心。他毕竟见过大世面，经历过许多的风风雨雨，临事也知道该怎么处置。对于乌孙的过去和现在他也是清楚的，并非像眼下这样装得一窍不通。他这样以泪洗面，极度伤心的举动一方面出自内心，另一方面也在于以情感动李志相，好让他由侧隐之情转为庇护他，进而达到收回成命，另选嫁女的目的。

他已看出李志相的矛盾心态，所以直言不讳地提出改变既成事实的想法。他说：“李大人，你我深交已非一日，我想知我心者，非你莫属。我想请大人费心帮我一把，可否斗胆面圣，就说我孙女年幼面丑，难当皇室公主，另选其他宗室女儿以作嫁女，你看如何？”

李志相心想：这老家伙吃了豹子胆，发疯了，竟敢将美女说成丑女，违抗圣旨，这不是明摆着要犯欺君之罪吗？

但李志相出于圆滑，不想当面得罪这位刘氏宗室的老臣，再者也不想当着解忧的面暴露自己的真实心事，落个里外不是人。一旦解忧将来发迹，岂不于己不利？所以，他考虑一会，终于说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